

华山独臂挑夫 3000 次负重登顶养家

自古华山一条道，万丈悬崖间，他是唯一的独臂挑夫。

20 年前，这位独臂挑夫的妻子身患重病去世，给他留下巨额的债务和两个年幼的孩子。为了挣钱养家，焦虑万分的他来到河南平顶山挖煤，然而不幸的是矿难降临，事故中断裂的钢丝绳斩断了他的左胳膊。他拿着 4200 元赔偿金，无奈返家。回家后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荒山上平出几亩土地，可眼看就要收获时，却遭遇一场洪水，汗水和希望付诸东流。他只得拖着残臂再次走上打工路。

在遭遇了无数屈辱被当成“残废”拒之门外后，独臂的他，坚守着“决不下跪乞讨”的底线来到华山，当了一名挑夫。10 年来，他 3000 余次登临华山之巅，用血汗养活着一家老小，撑起了残缺的家。

这个男人来自陕西省陕南镇，名叫何天武。

上山行头：一个背篓、一支拐杖、一条毛巾

“其他什么路都没有了，我只有来到华山。”回顾当年，48 岁的何天武说。作为一个残疾人，回顾找工作的艰辛与难堪，他觉得当挑夫的选择非常自主。

当时，亲戚朋友们出主意让老何利用残疾人的身份去乞讨，并且说“那么多四肢健全的人都在乞讨，你去也没什么。”“人格要是丢了，买不回来！”何天武断然拒绝了这个建议。

自古华山一条路，在这条路上经常几面都是悬崖峭壁，旁边就是深深的沟壑，路窄得只能一个人经过而且脚步要精确到一厘一分。老何每天背负重达数十斤、上百斤的货物，往返数十里险关峻道已经 10 年。

10 年里，他背过饮料、蔬菜，也背过面粉、煤气罐，往返华山 3000 余个来回。老何的行头很简单：一个背篓、一支拐杖、一条毛巾、一桶水，加上简单的干粮。老何说，由于做过疝气手术，原来能背很重的物品，现在减轻了。

山高风险雾浓，滑坡去捡掉落的两瓶矿泉水



◀何天武背着三十多公斤的菜，一只手拄拐杖登临山顶。



▶华山第一险道「千尺幢」与地面几乎呈八十度，何天武背着三十多公斤的菜，一只手还要拿着拐杖，只能艰难爬行。

十元钱办张进山证，好男儿万事不求人

我的豫晋陕之行顺利结束了，回到家第一个向驴友们汇报的，不是华山的险峻、龙门的幽深、壶口的壮阔、太白的雄浑，而是我遇到的一位堂堂的铁汉子——华山挑夫何天武。老何给我的震撼，是我近几年生活中最大的一次。

我是在千尺幢下初次遇到何天武的，起初没发现他与别人的不同，直到需要攀铁链时才发现他竟然是一位独臂的残疾人！千尺幢、百尺峡、老君犁沟、擦耳崖，这些险要的华山路，正常人尚且胆战心惊小心翼翼，这位独臂挑夫背着沉重的背篓，是凭着何等的毅力和体能才在这华山安身立命？我放慢脚步，紧随他的身后，用我的相机拍下他和他的背篓，并观察他一步一挺，用一只手攀着铁链，艰难地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挣扎。

休息时，他把背篓放在一块石头上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，连块咸菜都没有，啃一口干馒头，伏在溪水旁像动物饮水一般直接啜饮着。我将一支烟递到他的嘴上给他点着，把自己的牛肉干塞到他的衣袋里，他不卑不亢地说了声谢谢。我们抽着烟，你一言我一语攀谈起来，渐渐地我了解到他的身世和遭遇。

10 元钱办个挑山工的进山证，60 元一月的房租在山脚租间小房，凭着自幼练就的背功，靠着苦难带给他的意志，在这华山道上他已经挣扎了多年了。苦到啥子程度就不愿说了。1 公斤货物背到西峰南峰挣 6 角钱，今天背了 50 公斤的水泵水管，30 元运费，一年刨去 4 个月的淡季，天天早上 6 点起，自己烧饭，一步步在山道上拼命，下午傍黑下山，还得四处觅第二天的活，不怕苦，就怕没货可背。去年一个好心的游客送他一部旧手机，买了免月租的卡，人家有货就可以打手机叫他，省得多跑路了。每月能给家里寄 200 元，总算尽到为父为子的责任。

去华山的朋友可以顺路看看老何，给他一点精神上的鼓励。（文/“千篇一驴”《杭州日报》）

“还湖于民变成还湖于权贵”？

杭州西湖：高档“会所”挤占景区引发争议

最近不断有游客和市民向记者反映，杭州西湖景区环湖一带有许多名胜古建“可望而不可进”，一些绝版风景的场所摇身成了高档“会所”。政府倾力打造的“大众西湖”为何走样？一些本应向大众开放的名胜故居怎么变为少数人进出的“乐园”？带着疑问，“新华视点”记者进行了明察暗访。

名胜故居变身“会所”“餐厅”

在杭州西湖边南山路上的“1917 花园餐厅”，黄叫的“膺白楼”，根据民国初期名人原建的别墅故居改造而成。路旁车水马龙，人流熙攘，园内却是一片清静，记者好奇入园探访。

“请问你们找谁？”一位男子示意记者止步，“这是会员餐厅，平时不接待游客。”记者以“想来订餐”为由得知他是这里的总经理张某。据了解，这家餐厅实行“会员制”，仅在位置未满的情况下接待非会员宾客。

张某领着记者进入这幢外形奶黄色的别墅。内部装饰富丽堂皇，但看得出柚木地板、实木楼梯和紫檀扶手等都是当地的旧物。记者倚窗环顾，柳枝婆娑，抬眼远眺，湖光山色尽收眼底。“这里只有包厢，每位最低消费 600 元，不含酒水。”这位负责人说，燕鲍翅是这里的主打菜。

位于环西湖孤山南麓的俞曲园纪念馆，是由晚清著名学者俞樾的旧居俞楼改建而来，有“西湖第一楼”美誉。院内假山叠石、亭台楼阁，一应俱全。现游客只能止步于前厅观看俞樾

的生平、学术成就等图板、资料介绍，不能上楼和进入后院参观。据服务员小郑介绍，这幢旧居已被个人租用了，只有白天开放前厅，下午 5 点后连前厅也要关门谢客。

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早年建造的“云松书舍”坐落在风景秀丽的灵隐路上。1996 年 11 月，金庸将此书院捐赠给杭州市政府。记者了解到，现在“云松书舍”要向游客收取每人 5 元的门票，每到下午四点半，就关门谢客，成了少数人觥筹交错的“乐园”。

记者环湖探访，南山路上的“采蝶轩”已变身私人“会所”。北山路上的“菩提精舍”，门对西湖，背靠葛岭，雕栏黛瓦，中西合璧，风景独步湖上。它原是民国早年 24 名沪杭居士绅商筹款建成的修行佛法之地，如今已成某大集团企业形象的一张名片。近在咫尺的北山路 60 号，曾是唐代古寺招贤寺大殿所在地，民国时期曾先后是丰子恺、林风眠的寓居地。如今摇身一变，成了一家高档私房菜的“大宅门”餐厅。

记者发现，众多主景区中的高端特色“会馆”，多有花园、长廊、花池、假山。它们大多通过租用的方式“寄居”在环西湖的名胜古建里，游客只能望而却步。

“还湖于民”为何走了样？

记者了解到，杭州市对保护西湖风景名胜和美化西湖环境十分重视。2002 年，市委、市政府把“建设环湖绿

地，实现还湖于民”列入为市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，排在首位。前几年，杭州投入数十亿元巨资进行综合改造和保护，还走了大批占用环湖地带的单位和住户，拆除了阻隔游人视线的房屋与高墙，并推进“西湖西进”计划，基本达到了 300 年前西湖的面积。

一些曾经参与西湖改造工程的干部说，“大众西湖”来之不易，当时许多单位和个人都做出了牺牲，有一些还是世代就一些旧居生活的家庭。但现在却发现一些旧居古宅及周围草坪和花园，又被一些企业、单位和个人“圈”回去了，而且此风日盛，占据的地方越来越多。

60 来岁的杭州市民张亮不解地说：“过去还能进的一些名胜古宅，现在改造后，老百姓反而只能隔门眺望，还湖于民咋成了还湖于权贵呢？”

据了解，这些会所普遍设置了最低消费，一般每人最低 500 元，如果加上 15% 的服务费、酒水饮料，一顿聚餐消费常常要上万元。“来这里消费的，不是有钱人，就是有权的人。”一家会所的保安这样对记者说。

记者从杭州市政府和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了解到，改造后的西湖景区全天候对外开放。对于景区一些建筑物和旧居的保护上，过去的思路都是靠政府，但政府心有余而力不足，现在一般采取招商洽谈以租用方式进行保护，有关部门审核签约时，都有严格的租用保护要求。比如，承租者不能改

变建筑风貌和结构，不能封闭必须对外开放，不能擅自改名叫某某会馆，一些经营餐饮的不能设最低消费等等。

据一些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，在政府建设环湖绿地、实现还湖于民的改造过程中，一些财团老板之间的争湖争绿争美景之战也在悄然打响，尽管有着诸多限制，但财大气粗者仍趋之若鹜。景区一些地段较好的场所租金，以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天四五元的价格收取，好的地段租金更高。这些承租者大多实行“会员制”。

公共资源“富贵化”遭质疑

记者了解到，杭州市十分重视满足普通游客和百姓对西湖景区的低消费需求，要求景区内 80% 以上的消费场所要让普通百姓能消费得起。但是正在悄然加速的西湖“富贵化”趋势，还是引起种种议论。

一些市民对记者说，西湖景区很美，市民可以不花钱“信步”，游客也可以环湖游览众多名胜古迹，走累了还可以在西湖边上找个环境不错的去处坐一坐、聊一聊、赏赏景、品品茶，如今这样的去处越来越少。

一些群众对环湖沿线做过初步调查，环湖沿线已有近 50 家各式各样的私人性质的“会所”，虽然有些名义上不叫“会所”，行的却是高档“会所”之实。在环湖景区沿线的个别“会所”，外人住一晚上要花 1.78 万元。

市民李国庆说，西湖是政府投巨资改造的，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，它

的每一寸岸线、每一块绿地、每一处设施、每一处景观，都是公共资源，理应让市民和游客共享。现在百姓不能进出的“会所”大量出现，等于剥夺了大众的游览权利，这是与民争利。

一些挤占了西湖景区的人士则另有看法。浙江金华的一位商人在西湖边租了一幢民国时期的老房子，每年的租金 100 多万元。他说，西湖作为著名风景游览胜地，需要众多高档的“会所”，“我不准备对外营业，只是找个地方招待客人。”另一位“会所”负责人则说，在西湖开“会所”本身并非是为了赢利，主要为会员提供个性化服务，可带来巨大的无形资产。

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，作为一个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，西湖是大众资源，其公共价值的最大化应得益于全民共享才能实现。靠近环西湖的一线风光，必须还给游客和市民，应当把已占据在环西湖沿线的私人“会所”，逐渐转移到景区外围去。浙江大学亚太休闲中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楼含松认为，西湖不能脱离普通游客和市民的消费层次。面对西湖日趋“富贵化”的趋势，有关部门应及早警觉、有效应对。（据新华社电）

